



政协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委员会编

管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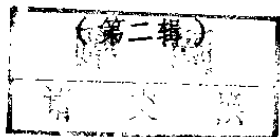
90

管城文史資料

魏甄題



管城文史資料
中國近代史
研究所
惠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10月

管城回族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 任：陈乃正

副主任：任敬文 康玉庆 郑象乾

组 员：赵桂芳 王廷曦 黄培勋 杨爱玲

《管城文史资料》编辑室名单

主 编：余友仁（区政协副主席兼）

副 主 编：陈乃正

责任编辑：郑象乾

编 辑：刘惠茹（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兼）

目 录

中原的三个郑州·····	戴济民 (1)
东里考·····	戴济民 (5)
管城回族的宗教信仰·····	魏文颖 (11)
管城回族习俗·····	魏文颖 (18)
郑州最早的金融机构·····	杨 达 (22)
抗战前郑州的银行业及其同业公会·····	杨 达 (24)
记河南省私立农业职业中学·····	司绍晞 (27)
郑州最早的养老院·····	曹弃疾 (29)
民革郑州市委成立经过·····	张 忠 (30)
管城回族区政协简况·····	赵宝源 (34)
郑州文庙·····	王墨溪 (38)
郑州的烈士祠与忠烈祠·····	时从周 (41)
开元寺前的“神”井·····	郑蓝云 (42)
郑州古塔为唐尉迟恭监修·····	张清杰 (45)
李大钊在红色工人夜校讲课·····	区地名办 (47)
郑州的妇女放足运动·····	吕秀贞 (48)
郑州第一次空袭历险记·····	胡梓房 (50)

解放前郑州军政界的权力磨擦·····	郑幼池 (53)
郑州抗日演剧队记略·····	胡梓房 (57)
1938年的郑州妇女节·····	段超人 (59)
一次不寻常的庆祝大会·····	张一麟 (62)
日本投降后的郑州·····	陈兆新 (64)
解放前从郑州运往台湾多少金银·····	杨 达 (104)
郑州解放前的照明·····	郑象乾 (66)
郑州战役·····	郑州军分区军事志编辑室 (69)
郑州解放入城记·····	秦 岱 (71)
我和解放军的第一次接触·····	王庆尚 (73)
郑州自来水发展小史·····	翟占中 (76)
十八里河乡的一场歼匪斗争·····	连德林 (78)
参加第五届亚太地区伤残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勇夺金牌纪实·····	侯桂兰 (81)
先严赵星阶公生平·····	赵继鸿 (87)
附《赵太公墓志铭》·····	王显家 (90)
赵承志先生传略·····	谷 风 (93)
朱炎昭其人其诗·····	时从周 (95)
女塾师郑培真及其女塾·····	田淑媛 (97)
管城良医张希曾·····	谷 风 (100)
管城名士趣话·····	时从周 (101)
戊午三友·····	时从周 (102)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日籍女护士宫 奇霞子·····	连德林 (105)
王光临与郑县·····	郑象乾 (106)

悼杨一峰先生	王光临	(108)
从管城区刮起来的“神奇旋风”	编辑室	(111)
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常叔平同志	司绍晔	(117)
开拓稀土磁疗事业的女强人——周书芳	郑象乾	(121)
杨福乾和郑州市体育场	郑象乾	(125)
常香玉谈学戏练功	倪家华	(129)
魏云的艺术生涯	王英风	(135)
连德林的团花剪纸艺术	张贺建	(141)
南曹村的马家唢呐班	连德林	(143)
萧焕复先生的《家训》	萧建奇	(146)
美东区的郑州同乡名录	孙樵隐	(168)
回忆我和程元	杨福乾	(148)
抗战期中郑州的帮会头目——陈资衡和明德	谷 风	(151)
管城回族区的城区道路建设	孟宪亭	(154)
郑州的药材一条街	刘济五	(156)
人民南路话今昔	越宝源	(158)
砖牌坊街杂忆(中)	郑象乾	(160)
德济桥	谷海如	(165)
郑州白马寺	连德林	(167)
河南省各县县名古今异同一览	王光临	(169)
商城纪念碑	区文化馆	(174)
饕餮纹提梁卣	闻 世	(175)
郑州的语儿梨和瑞梨诗	司绍晔	(176)

光荣的纪念邮戳·····	卢志成(178)
✓ 郑州解放初期的邮票·····	袁春龙(179)
管城区的古槐·····	郑 绿(180)
对于《郑州历任专员》一文的补充·····	郑象乾(181)
介绍冯友兰先生为《林屋山民馈米图》的再 题诗墨迹·····	郑象乾(182)
篆刻：承前启后 存史资治·····	查仲林(8)
国画：墨荷·····	刘叔林(47)
七绝诗：过郑州·····	明·王士贞(56)
编后	

中原的三个郑州

戴济民

在我国历史上，自北朝东魏武定七年（549年）以后，中原曾先后建置过三个郑州：一在今之许昌（以下简称许郑）；一在今之荥阳虎牢（简称虎郑）；一在今之郑州（当时为管城，简称管郑）。各有其具体情况，史事不同，人物各异。而世人多有不察，或误以为古之言郑州者皆指今日之郑州而言；或粗枝大叶地将三者各自特有的史事张冠李戴混淆交错，因之每于地舆、官秩、人物、记事等项论述中，多有舛错，甚至一文之中，矛盾牴牾，不能自圆其说。不唯贻笑史界，且谬说流传，尤属不宜。爰就三个郑州的来龙去脉略加考述，以就正于高明。

自春秋末年韩国灭郑以来，经历了战国、秦朝、两汉、三国、两晋到南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共历时924年之后，又在原春秋时期郑国的旧疆域里改治长社的颍州为郑州。这是第一个郑州的建置，也是“郑州”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东魏郑州治颍阴城，即今许昌市，许郑共领三个郡，九个县。许昌郡有：许昌、扶沟、鄢陵、新汲四县；颍川郡有：长社、临颍、颍阴三县；阳翟郡有、黄台、阳翟二县（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置颍川，东魏改曰

郑州，后周改曰许州。”《太平寰宇记》：“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改郑州为许州，”这个郑州只存在了三十二年。

许郑与管郑没有什么关系，为了深入研究，特将我所知道的许郑职官，附录于下，以备查考：

东魏武定七年（549）赫连子悦 除郑州刺史

武定七年（549）暴 显 转郑州刺史

武定八年（550）封 子 绘 转郑州刺史

北齐天保元年（550）李 义 深 行郑州事

天保四年（553）庾狄伏连 除郑州刺史

北齐天建元年（560）郎 基 除郑州长史

天统二年（566）鲜于世荣 除郑州刺史

天统四年（568）冯 子 琮 拜郑州刺史

武平二年（578）高 元 海 为郑州刺史

武平二年（578）江 旰 为郑州司马

北周大象元年（579）唐 世 彻 为郑州刺史

大象元年（579）贺 兰 让 为郑州刺史

大象二年（580）王 谊 为郑州总管

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581年）代北周称皇帝后，改荥州为郑州仍治虎牢（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辞海）。查北周静帝宇文弼大定元年（581年）和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同是一年。《中国历史年表》载：“大定，正月改，二月亡。开皇，二月立，”清楚地说明581年的正月是北周王朝的最后一个月改治颍阴城的郑州为许州，二月以后新建的隋朝改治虎牢的荥州为郑州，两件事虽在两个地方，两个朝代，但却是在一个年头里，同一州名由南废变为北兴的。经先后查照

《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新、旧唐书·地理志》、《历代地理沿革表》、《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輿纪要》、《辞海》和《中国地名大辞典》等有关文献，都没有提到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两个郑州同时并存的资料，只有《元和郡县图志》提到“隋仁寿元年（601年）改南郑州为许州。”依此推论：北郑州是581年所建，南郑州是601年所废。果如此，南北两个郑州同时并存竟达20年之久，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据我国在地理上地名方位的称呼，往往是东西对照，南北配合的，即使不在同一时代，后人来记述它们的历史事件时，也大体还是这个规律，何况在一二百里左右近邻的两个同名的州，如果真是同时并存竟达二十年以上的話，那肯定是有了一定的区别标志的，绝对不能是此地名郑州，彼处也叫郑州，不辨南北，无分东西，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这个记载是不可信的。例如：先有治汝南的豫州，而后才有治虎牢的北豫州；先有治管城的管州而后才有治静乐的北管州，等等，即是明证。然而李吉甫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南”字呢？这可能是因为唐朝李吉甫在写《元和（806—820）郡县图志》的时候，在虎牢和管城两地的郑州，于二百多年间已有几次互变，他为了对这两地互变的北边郑州给予明确的区别，故将许郑冠以“南”字的吧？这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请看上例先置的“豫州”、“管州”都不加方位词，因为只有一个故无需标志；又置的“北豫州”“北管州”为区别于前者，才加上方位词“北”，说明这两个州是在前两个州的北方。如若这个规律是的话，则许州在先，当时只有一个郑州，不会加“南”字；虎牢郑州在后，在前郑州的北方，该加“北”字；这也正说明李吉甫

所加的“南”是后来为了叙述清楚的追加，并非当时实际了。

再看虎牢和管城两地的郑州，虽然经过几次互变，但确实是此废彼兴，而没有并存的，则北周大定元年（581）正月改郑州为许州与隋开皇元年（581）二月以后改荥州为郑州，也是在同一年里有废有兴，而不是并存，这是可以相信的。

当隋开皇元年（581年）改荥州为郑州的时候，管城还是作为中牟县的属地，而隶属于治虎牢的郑州，即虎郑。到开皇十六年将管城县从中牟县分出，同时也从郑州分置管州，使管州治管城县。可见管城县不属于虎郑。

大业二年（606年），废管州及郑州（虎郑），而将两州辖地并属于新设治于管城县的新“郑州”（管郑）共领十一县（管城、汜水、荥泽、荥阳、原武、阳武、圃田、浚仪、酸枣、新郑、开封）。这是我国历史上对管郑疆域的明确记载也是郑州空前繁荣和辖境最大的时期。

大业三年（607年），又改郑州（管郑）为荥阳郡。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据洛阳篡隋后，自号郑国。复置管州治管城县，置郑州治虎牢。武德四年（621年）明令管州领七县，郑州（虎郑）领五县。贞观元年（627年）废管州，以管城县隶郑州（虎郑）。

贞观七年（633年）将郑州（虎郑）移治管城县。迄今1267年以来，虽曾经直隶州，改县、设专员区等变更，但治所未迁，而随封建政局动荡，战乱频仍。1948年10月获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设发展，才成为今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郑州市了。

东 里 考

戴济民

在《论语·宪问》里孔子曾经说：“东里子产润色之”。可见子产肯定是东里人，因为孔子和子产是同时人，知道的最清楚。三国魏人何晏（公元？—249）在他所著的《论语集解》中也说：“子产居东里，因以为号。”该注疏中指出：“东里，郑城中里名。”这个“郑城”肯定是指的郑国国都新郑城，而不可能是指隋朝以后治所设在管城的郑州。因为管城确定为郑州的治所是在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它比何晏还要晚305年，何晏是不会有这个预见性的。

《辞海》、《辞源》中都这样说：“东里，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内，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居此，故世称东里子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也指明：“东里，在河南新郑县故城内。郑子产所居。”今禹县东北有东里村，又有郑子产里，并近新郑县界。又洧川县之朱曲镇有东里岗、子产祠，其地亦为郑之东鄙。”据此种种可知子产的故里，是在新郑而不在管城，这是很为明确的。

在《郑县志·人物》中指出：“周：（郑）武公所都，在今之新郑。颍考叔以下（13人，包括公孙侨在内）入郑（县）志，亦不确，遵旧本不敢易也。况属邑，实被其泽，宁

能没诸？”这也清楚地说明公孙侨是新郑人而不是管城人。入郑志（这里具体地说是指当时修的《郑县志》）实不确切。但其所以把这些人载入《郑县志》内的原因，也说得明白：一是“遵旧本，不敢易，”二是由于当时的管地是郑国的属邑，管地人民也实际受过这些人的恩泽，不应淹没他们的功绩。所以为他们立传。就是在公孙侨的传记里，也只说他字子产，子国之子及其很多功绩，而没有提出当时管城有东里，且是子产的故里，或者是子产的采邑所在。又据《郑县志》，在乡贤祠里没有子产，在古迹里没有东里，查遍全城街巷，全县村庄，也都没有与东里有关的痕迹。

许多史书记载：子产是郑国的贵族，姬姓，当时他是郑国司马子国的儿子，名侨，字子产，亦字子美，因称郑侨；复以父字为氏故又称郑国侨；因为他是郑穆公之孙，又称公孙侨。《左传》成公五年：“楚人执皇戌及子国。注“子国，郑穆公之子公子发。”从郑穆公再上溯144年，就是郑国东迁的始祖郑武公元年，（公元前770年）。郑武公于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灭郕以后，便由陕西栒林开始东迁而都于新郑以创建郑国。可是刘瑞璜主纂的《郑县志》在沿革中周朝那一段却写入了这样几句：“郑自西周咸（栒）林（即今陕西华州）徙居，为郑北鄙。又名东里，郑子产所居”这几句真是离奇得使人难于理解。“徙居”是郑武公迁居新郑的故事，他只能居于郑国国都里边，怎能住在“北鄙”呢？“东里”在那里呢？“郑子产所居”又怎能和“徙居，联系上了呢？据记载：郑简公23年（公元前543）子产执政。从郑武公到子产佐简公时，这当中尚隔227年，武公徙居新郑，没有住“北鄙”的说法，“东里”二字的提出，亦实在

渺茫难明，莫知其由。何况子产的祖先是郑国国君，子产的父亲是郑国的司马，子产本人又是郑国几十年的执政当权者，按情理，是不会住在边鄙的。众所周知在二百年以前的祖先（指郑武公）早已从陕西栎林迁居东方都于新郑，而二百年后的子孙何又能再从咸（栎）林东迁而徙居在郑“北鄙”呢？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特别是必须提出的：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郑县知县黄正忠在重印《郑县志》的同时，大书“子产故里”四个大字的石碑，立于子产祠门右，他的根据何在实在查考不出，真令人深感遗憾。

管城这个地方，在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才真正成为郑州的治所。在这以前一直叫“管”，后人往往把春秋时期的郑国和隋朝以后的郑州，混淆在一起，遂使一些问题往往弄得纠缠不清。因此，凡是遇到与郑字有关问题的时候，首先应当辨明它是在隋朝以前，或者隋朝以后，才能有正确的见解。因为在隋朝以前的“管”和“郑”是两个地区的概念，是两回事，不能混用。到了隋大业二年以后，才开始置郑州治所于管城县，遂使管城和郑州才有了“管郑”结合的统一和概念，但如果细致地讲，它仍有不同程度的内含。总的说来，在隋朝以前子产的东里没有找到和“管”有关的材料。而东里和新郑有关的文献，却清晰可见且为数不少，所以可肯定地说：子产的故里是在新郑而不在管城。

郑州之建子产祠，始自何年，莫可查考。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知州王弘祖书碣曰：“古之遗爱”。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3年）知州何源洙重修该祠时题曰：“惠人祠”。我国著名马列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这样说：

“在这个国家（指郑国）里，产生了法、纵横两家，子产是

这两家的创始人。”子产生于新郑东里，死后葬于陞山，惠政昭著，千古炳然，立庙竖碑，遗爱永传，实值得后人万年景仰，顶礼怀念。众所周知，诸葛亮山东沂南人，死葬陕西勉县；裴度山西闻喜人，死葬河南郑州；李白四川江油人，死葬安徽当塗；苏轼四川眉山人，死葬河南郟县。这些人个个都是功高当世，名满天下，泽被后人，流芳千古，很多地方都为他们盖庙塑像，刻石立碑，使得千百年后的人们，津津乐道，膜拜忘形。至于他们的原籍所在，故里所居，是什么地方就永远是什么地方，并不会随人的爱憎予以变动，而子产的故里东里又岂能凭几位墨客、权贵随意更改吗？

本文作者 戴济民 河北省临漳县人、1920年生，1964年开封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省立郑州师范等校教师。退休后、现在管城回族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承前启后



存史资治

篆刻作者 查仲林，安徽铜陵人。1952年生。郑州市第三职业中专学校书法讲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印社副社长。其篆刻作品入选历届全国性书展及国际书展，多次被聘为全国性书法活动的评审委员。

管城回族的宗教信仰

魏文颖

管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兹将其信教情况分项列述于后：

一、伊斯兰教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Islām”的音译，意为“顺从”。伊斯兰教是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的产生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由于东路改道而加剧的社会经济衰落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为号召，在麦地那建立了主要代表贵族商人利益的政权，后该教遂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奥斯曼帝国等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统治的精神支柱。其主要教义是信仰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圣人，信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该教规定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遵的“功课”；并针对当时阿拉伯社会情况规定了若干制度和道德规范。教内分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分布于亚洲和非洲，特别是西亚、北非和东南亚各地。还被一些国家定为国教。

公元七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曾先后在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中传布。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称，统称为“伊斯兰教”。

二、伊斯兰教在郑州

据《河南通志·郑县采访稿》载：“郑之回教，来于唐时，”但无更多资料可述。宋、元两代亦然。

明代，州城内的“回回巷”已是“回回群处”的地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穆斯林，在此建立了郑州的第一座清真寺，标志着该教在郑州的兴起。传说，明万历年间默穆都哈来郑州清真寺布教，影响很大。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阿訇马振九在清真寺招收“海里凡”（意即学员），培养宗教职业者，伊斯兰传播得以进一步扩大。回族举人牧天颌撰写《五梦歌》宣传教义。清真寺的教众捐献资财和地亩，为教长提供供养费，巩固了布教阵地，并铭刻乾隆《上谕》，以扩大伊斯兰教影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城内的回族穆斯林，重修默穆都哈墓，宣传其人其事，影响所及，名噪遐迩。

民国初年，郑州成立“回教俱进会支部”，并领导了1935年郑县《华北日报》侮教案的斗争，名震一时。此后布教之风更盛。随着清真寺的猛增，各寺都招有“海里凡”，省内著名阿訇马长青、庞士谦、尚希贤等，都亲自授徒，信教者日益增多。据1935年统计，郑县全县有教民6223人。抗战初期，中国著名阿訇王静斋来郑，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抗